

華人感慨:在國外,我為什麼討厭和華人共事?

前幾天,和幾個朋友聚會,聊起了大家近期在職場上的一些趣事和感受。讓筆者略感意外的是,有兩三個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感慨,最好別去華人扎堆的公司或企業,很多時候,和華人做同事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俗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在異國他鄉的職場,遇到華人同事,應該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畢竟,語言文化相同,按理說,可以互幫互助,團結共贏。

但在現實里,似乎並不是這麼回事!老鄉見老鄉,背後捅一刀?

朋友A君剛來墨爾本不久,在一家老年護理機構工作。“我們機構有不少護工都是華人,以女性居多。剛入職時,我還天真地想,跟華人一起工作交流更順暢,可以互相幫助。”

誰曾想,一個多月下來,她的情緒日漸低落。“我的組長是一個中年華人女性,我新來乍到,不懂就問很正常,可對方總是愛理不理,拉長個臉。原本以為她性格如此,自己有些玻璃心,但在同樣新來的本地白人同事面前,她卻是笑逐顏開,有問必答,沒問也主動答。”

A君說,其他一兩個華人同事也總是對她指手畫腳,這也不是那也不順,多問一下就翻白眼。白人新同事來請幫忙,跑得屁顛屁顛,恨不得把所有事攬下來。

相比而言,本地澳洲同事,甚至來自亞洲其他國家的同事反而對她更友善,更耐心友好地幫助指點她。

A君決定要儘快提高自己的語言水平,爭取換到一家華人少點的機構工作。

朋友C君的先生也很煩惱。他在一家中澳合資企業上班,除了少數澳洲本地人和馬來西亞華人外,有近一半的同事都是從中國內地移民到澳洲的。C的先生原本在一家國企工作,

就是因為受不了勾心斗角、拉幫結派的職場風氣,才移民澳洲。

“來澳洲就是想過點簡單隨意的生活,沒想到,又掉進了拉幫結派、勾心斗角的漩渦。”C的先生只好悶頭幹活,和華人同事保持距離,並暗暗尋摸新的工作。

朋友L君卻不同意大家的觀點。他在一家金融企業工作,按比例來講,華人不算多,甚至要找個人說說中文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也許在這樣的氛圍下,華人反而不容易窩里斗,大家都是互相幫助的。

他舉了一個正面的例子。職位高出他好幾個級別的B女士有一次專門給他打電話,讓他關注下C小姐,說她業績有點問題,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她。B女士工作多年,非常清楚作爲一個中國人的弱點,她說不想看到我們中國人因爲忍讓,不太開口或溝通有問題就吃虧。

“白人有沒有勾心斗角?據我觀察,當然也有,而且還很厲害。我們一向說印度人很愛抱團,但我們公司的印度人也有內斗。只不過,大部分華人還是默在華人圈子裡,所以覺得華人內斗厲害。”L君感嘆,窩里斗當然不可取,尤其是越往上走,華人越少,更要互相幫助,互相提攜。**哪些職業華人扎堆**

隨着在澳華人數量的逐年增加,在澳洲職場中,遇到華人同事真是一件概率不小的事情,尤其是在悉尼和墨爾本這兩大華人數量最多的城市。

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全澳華人數量已接近140萬人,周薪中位數爲719澳元,低於澳大利亞全國的805澳元,可見,大部分華人都從事着普通的中低薪工作。其中,全澳普通話人口爲685274人,廣東話人口爲295281人。

在說普通話的人群中,2.8%的人職業爲會計師,銷售助理、零售業經理、軟件和應用程序員及註冊護士緊隨其後,爲前五大常見職業。

在廣東話人群中,也有2.4%的人職業爲會計師,是最常見的職業,其次爲銷售助理、大廚、餐館服務員及軟件和應用程序員。註冊護士位於第六位。

而全澳華人數量最多的聚居區分別是Melbourne(VIC)、Glen Waverly(VIC)、Hurstville(NSW)、Epping(VIC)、Doncaster East(VIC)。如果你生活工作在這幾個區,那麼,遇到華人同事的概率將非常高。

人在職場飄,哪有不挨刀
有人說,職場就是修羅場,尤其是華人扎堆



華人女子萬裏尋夫 被綁架慘遭強奸 命喪紐約!

費勁心思出國登陸才1年卻如此結局!39歲的華人女子高麗琴(音譯)被同胞折磨10天死亡後被警察發現了屍體。屍檢報告顯示,她渾身是傷,一只小指頭被斬。

調查人員稱,她生前被強姦,綁架者用塑料袋窒息她,用電視機砸她頭骨,最後用電線勒死了她。這距離她登陸這個新國度,僅僅1年。

近日,紐約第二巡迴法庭駁回了一起上訴,華人男子JIA WU CHEN無期徒刑繼續生效,他將繼續在紐約監獄服刑。

而JIA WU CHEN,就是當年綁架且奸殺高麗琴的犯罪成員之一。

按照他本人的話來說,當年犯案時人還年輕(年僅23歲),需要“同情性釋放”,希望他能被強制驅逐出境,讓他回到中國福建。

而法官稱,被告犯下一系列令人發指的罪行,謀殺、綁架、強姦和折磨受害者,“唯一合適的判決是他所受到的(終身監禁)判決,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算過分。”

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JIA WU CHEN爲什麼要對高麗琴下手呢?

說起來,這曾經是轟動紐約的一個大案。當年的紐約時報就報道了這起令人發指的案件。

1995年8月22日晚,在皇后區一家服裝廠工作的高麗琴像往常一樣下班,在街道上被“福清幫”的人強行拖入一輛麵包車,運到了一個地下室,與其他數名被綁架者關在了一起。11天後,消防員對這里的火警作出反應時,才在這裡找到了她的屍體。

39歲的高麗琴是在遇害前一年才到紐約。在那個年代,福建有很多人會通過一些特殊途徑赴美。高麗琴的丈夫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先一步抵達美國的丈夫寄回家的錢很少,飽受夫妻分離之苦經濟上還無法獲得

好的回報,左思右想之下,高麗琴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她也要去美國,她要萬里尋夫。

相比危險系數更高的坐船偷渡,高麗琴擇了一條相對安全但昂貴的偷渡途徑,經過香港轉機,用假護照進入美國,然後“闖關”。

但是高麗琴拿不出這筆錢,她選擇了借高利貸。

不是說紐約遍地都是黃金嗎?只要我到了



那,一定能找到工作賺到錢,一切就好了。

就這樣,懷抱着對未來的無限憧憬,福建女子高麗琴飛到抵紐約。而比起出國後的種種失望,她最後綁在地下室的10天,才是真正的“紐約地獄”。

和很多非法女移民一樣,高麗琴去了皇后區一家製衣廠打黑工。可是無論怎麼努力,微薄的薪水都不足以支付越滾越多的偷渡費。

8月22日,午夜時分,高麗琴拖着疲憊的身體下班,從製衣廠步行回家時,被4名男子拖進了一輛麵包車里。

隨後,高麗琴被帶到了Borough Park東二

街1616號的地下室,那里已經被關押了許多像她一樣,沒能支付偷渡費的同胞。

這裡就是人間地獄。報道稱,被關押者中,一些女性“遭到了輪奸”。

高麗琴也沒能逃出魔爪。施暴者在發泄完獸慾後,一個電話打給了高麗琴在中國的家人,向他們索要3.88萬美元的贖金,並威脅:不交錢,就等着收屍吧。

3.88萬美元相當于30多萬人民幣,在“萬元戶”就算富人的90年代,普通家庭誰能一口氣拿出這麼多錢?

高麗琴的家人提出能否將贖金改成5000美元。

紐約時報報道,綁匪原本接受了,但之後又改變了主意,將贖金降爲2.88萬元。這一回,他們給高家打電話,電話這頭是高麗琴遭受毆打後發出的慘叫聲,她左手的小拇指被用菜刀砍斷……

高麗琴在福建的家人事後稱,他們設法籌到了5000美元給蛇頭,但綁匪還是殺了高麗琴。

原來,與高麗琴同批被綁架的一名男性,因實在無力支付贖金,被綁匪拖上車拉出去槍決——綁匪朝他頭部開槍,將他扔出車外,拋屍高速公路旁的樹叢中。

不想,這名男子大難不死,向警方報告了“蛇窟”的情況,並指出還有幾名難友被關,“其中一個女的手指被砍了。”

第二天媒體的大肆報道刺激了綁匪,尤其是當看到手指被砍,綁匪認爲這必是高麗琴的家人報警!

感受到警方的逼近,綁匪中一些人決定:殺了高麗琴。

高麗琴就這樣被殘忍殺害——綁匪用塑

料袋套住她的頭讓她窒息,然後用電視機砸碎她的頭骨。

看到她還沒死,綁匪又用電話線勒死了她,最後逃之夭夭。

此時的地下室,還有一名被綁女性被“遺忘”了。她的雙手雙腳被捆,大聲呼救卻無人應答,空蕩蕩的地下室只剩下她一人和一副血肉模糊的屍體。

她跳到廚房火爐旁,設法點火並碰倒菜板,室內升起濃煙,鄰居報警,這才引來消防局滅火救人。

據調查人員,高麗琴的屍體旁還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不還債就是死路一條,警察是抓不到我們的!”

不過,隔日,紐約時報報道,5名嫌疑人被捕,其中就包括JIA WUCHEN。

CHEN承認他與其他人一起勒死了高麗琴,以及三項劫持人質的罪名。

當時的紐約還有死刑,但CHEN通過認罪換取終身監禁,免除了死刑。

被判刑25年後,2022年,CHEN上訴法庭,請求釋放。

他稱,聯邦法院沒有考慮他在犯罪時尚且年輕,那時候的神經系統發育情況,缺乏沖動控制或理解其行爲後果的能力,地區法院沒有考慮所有的因素,因而濫用了其自由裁量權。

但第二巡迴法庭援引記錄說,CHEN是一個經常綁架和折磨受害者的團夥領導人。具體犯罪行爲涉及綁架和性侵犯3名受害者,企圖謀殺一名受害者,以及謀殺另一名受害者。

地區法院明確考慮並重視其犯罪的性質和情況,並不是濫用自由裁量權,CHEN的爭辯“沒有價值”,因此駁回上訴。

當年認罪逃過死刑,如今一句“太年輕”就想逃過坐牢,被奸殺的高麗琴是白死了嗎?CHEN必然要爲他的犯罪行爲付出代價。

引以爲鑒:三名華人疑犯是如何盜賣他人房屋的?

大多倫多地區三名華人Xue Wang、Xing Yu Ling和Ling Pan被警方指控冒充多倫多一處房屋的業主並在真正業主不在加拿大期間將房屋出售,當三人到銀行試圖取出在1月份欺詐出售房產後所得錢款時被警方當場抓獲。他們委託的房產交割律師近日透露了三人是如何盜賣他人房屋的。

據CBC報道,多倫多房地產律師Niroosan(Niro)Vivekanantharajah說他在1月份接到了一個電話,詢問他是否能幫助房屋銷售交割。幾個人是從Google搜索找到Vivekanantharajah的。

Vivekanantharajah說,他當然同意與這些客戶合作,這些客戶表明正在出售士嘉堡的一套房子。這些人擁有所有出售房子所必需的文件和良好的流程知識。

這些客戶與他分享了地稅文件,空置房屋稅申報證明和兩份身份證明:安省駕駛執照和永久居民卡。可以說這是一些完美的客戶。

律師通過Zoom視頻通話檢查了這些身份證件,客戶當時把駕駛執照拿在臉前。律師也把照片提交到他的辦公室進行審核。

Vivekanantharajah對客戶的懷疑是因銀行的一通電話而引起的。

Vivekanantharajah說,這套位于士嘉堡的獨立屋以84萬元的價格私下出售,房子並未在MLS挂牌。

他接到了資金所在銀行的電話,要求他核實客戶的身份,以便放款。

銀行員工告訴他這個賬戶是新開的賬戶,這也是該賬戶第一筆交易。銀行還指出了將永久居民卡用作身份證件的潛在問題。銀行員工說無法確認它是假的,只是說它可能是假的,我們只是懷疑。

Vivekanantharajah決定和他的助手扮演偵探進行一次調查。他們前往已售房屋所在地。他發現,該房屋外有堆積的郵件,這是他得到的第一個警告信號,然後他注意到門廊門被鎖住,他無法按鈴進入。

他繼續敲鄰居的門,一個鄰居给出了模糊的描述,聽起來與他正在處理的客戶相匹配。但是就在他離開房子後,他接到了隔壁鄰居的電話,因爲後者拿了他的一張名片。這位女士告訴他,房主目前在中國,她有房子的鑰匙。

當Vivekanantharajah說自己經手賣掉了這所房子時,鄰居問你賣掉了房子是什麼意思?鄰居發現不妙馬上與房主取得了聯繫,Vivekanantharajah這才得以確認他的客戶不是

真正的房主。

他馬上向銀行報告了這一欺詐行爲,銀行則報警並與警方合作策劃了一次誘捕行動。

Vivekanantharajah說他按照應有的交易程序指示客戶前往安省Aurora市的一家指定分行,結果那里有一名便衣警察正在等他們。

多倫多警方于1月27日證實逮捕了三名嫌疑人——Xue Wang、Ling Pan和Xing Yu Ling——他們現在面臨詐騙超過5,000元的指控。Xue Wang還面臨通過犯罪獲得超過5,000元的收益、洗錢犯罪收益、假冒他人意圖獲取財產和偽造文件等指控。

士嘉堡房屋的真正所有者和買家都購買了產權保險,Vivekanantharajah說,買家已經收到了他們爲購買此房屋支付的資金。業主正在努力讓他們的名字恢復到房屋的所有權上。

CBC新聞報道的產權欺詐案件中,涉嫌欺詐者使

用了假身份證——要么冒充租客以獲取房屋使用權,要么冒充房主本人。

在這種情況下,身份證上的照片與涉嫌欺詐者相符,但姓名和地址與真正的房主相符。

據專家稱,這些類型的假身份證現在變得越來越先進。

Vivekanantharajah說,他在成爲律師之前,他曾做過多年保安,連續11年專門做定期檢查身份證的工作,即便如此他也沒能發現這些人使用的是偽造證件。

